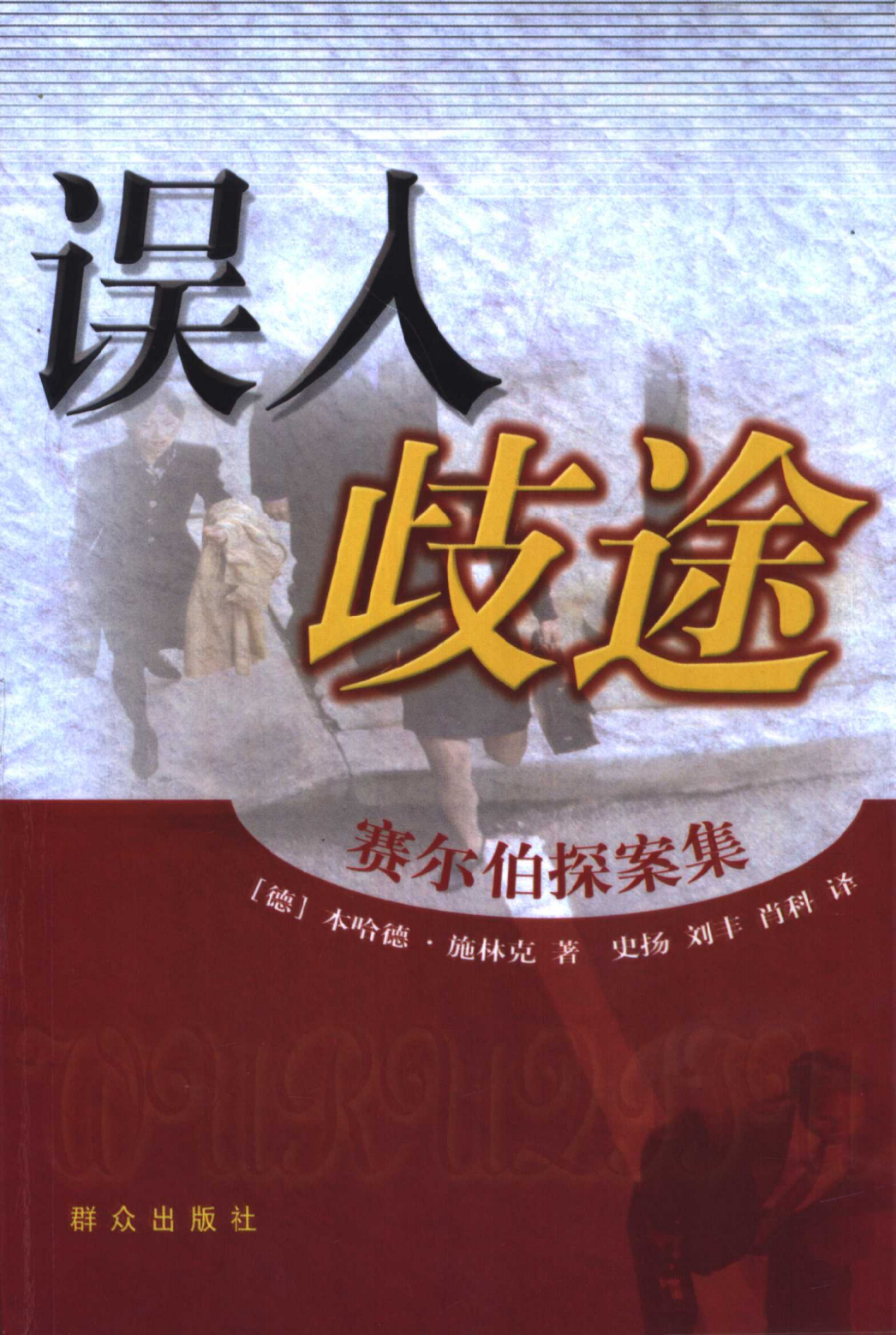


误入歧途



赛尔伯探案集

[德] 本哈德·施林克 著 史扬 刘丰 肖科 译

群众出版社

误入歧途

赛尔伯探案集

[德] 本哈德·施林克 著 史扬 刘丰 肖科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误入歧途/(德) 本哈德·施林克著; 史扬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4. 10

(赛尔伯探案; 4)

ISBN 7-5014-3257-0

I. 误… II. ①施…②史…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5655 号

赛尔伯探案集

误入歧途

著 者/[德] 本哈德·施林克

译 者/史 扬 刘 丰 肖 科

责任编辑/连玉泉

封面设计/王 子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 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BS.com

信 箱/qzs@qz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安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5.25 印张 122 千字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5014-3257-0/I·1374 定价: 9.50 元

内 容 简 介

维魏银行老板贝特兰与妻子斯蒂芬尼一起去爬冰川，斯蒂芬尼从山上摔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警方多方调查，未找到任何线索。私人侦探赛尔伯接受调查此案，不想却被卷入一宗命案，险些成了事件策划者的帮凶……整个故事悬念迭起，扑朔迷离，情节发展常常出乎读者的想象。

目 录

第一部分	(1)
1. 最后	(1)
2. 沟里	(3)
3. 职业就是职业	(6)
4. 匿名合伙人	(7)
5. 高特哈隧道和安登公路	(12)
6. 不是傻瓜	(14)
7. C 还是 L 还是 Z?	(17)
8. 女人!	(20)
9. 不断继续	(23)
10. 笑死人	(27)
11. 挣快钱	(31)
12. 满满一箱	(33)
13. 被跟踪	(37)
14. 不能空手	(39)
15. 没有忏悔就没有宽恕	(43)
16. 没档次	(46)
17. 黑箱子	(48)



18. 怕坐飞机	(51)
19. 融合	(55)
20. 和从前我们这儿的一样	(56)
21. 孩子脸	(61)
22. 马戏团的老马	(64)
23. 猫和老鼠	(67)
第二部分	(70)
1. 开车呀!	(70)
2. 双重保险	(72)
3. 不再是我的世界	(75)
4. 滴水不漏	(78)
5. 黑暗中	(80)
6. 那么好吧	(84)
7. 取消离休资格?	(88)
8. 一个敏感的家伙	(90)
9. 五子棋	(93)
10. 像个委托	(96)
11. 成千上万种可能性	(97)
12. 去旅行了	(99)
13. 苹果蛋糕和卡布其诺咖啡	(102)
14. 一加一等于二	(104)
第三部分	(108)
1. 幸福	(108)
2. 美好的图画	(110)
3. 偷拖拉机	(113)
4. 工具箱	(115)
5. 三件套深色西装	(118)
6. 肮脏的工作	(121)



7. 煎土豆	(124)
8. 小心	(126)
9. 脱落症	(128)
10. 秘密	(129)
11. 这是拉班	(132)
12. Zentramin	(134)
13. 最要命的是语言!	(136)
14. 开了个玩笑	(140)
15. 无罪假设	(144)
16. 不是上帝	(149)
17. 观察室	(150)
18. 因丧失名誉而犯罪	(152)
19. 最后	(154)



第一部分

1. 最后

最后我又去了一次。从斯贝亚旅馆到阵亡士兵基地和比尔德旅馆的路很近也很平坦，但连这段路她也不让我走，更不用说去科尔豪夫了，到那儿去很远而且路又陡。我向她描述过几年前我和太太在科尔豪夫滑雪的情景：清晨我们坐车上山，车里挤满了人，装满了滑雪板、滑雪棍和雪橇。滑雪场那原本白色的雪道因使用过度已呈灰黑色，木制跳台也已十分破旧，但雪道上滑雪的人仍是成百上千，我们每天滑雪到天黑。中午科尔豪夫滑雪场有豌豆汤可吃。克拉拉的滑雪板比我的好，她滑得也比我强，每次我摔倒，她都乐不可支。我咬着牙笨拙地解开滑雪板的皮带扣。阿姆森用的雪橇比我的还破，可他征服了南极。到了晚上我们非常疲惫，但心中却洋溢着幸福。不过跟碧丽丝护士说这



些没用。

“碧丽丝护士，您就让我去趟科尔豪夫吧，我会慢慢走。我想再看一眼那个地方，回忆回忆旧日时光。”

“您这样不是也可以回忆嘛，赛尔伯先生，不然您怎么能跟我讲这些事呢。”

在医院住了十四天后，经碧丽丝护士允许，我的所有活动就是走几步到电梯，坐电梯到楼下，再走几步到露台，穿过露台，上几级台阶，来到环绕着喷泉的绿地上。只有对风景碧丽丝护士是慷慨的。

“您瞧，风景多美，视野多开阔啊。”

她说得对。从我们的房间——我和一位患胃病的财政局官员同住一室——望出去，风景优美，视野开阔。平原上的树木和哈兹高高低低的山头尽收眼底。我眺望风景，心里在想，战争中我流落到这个地方，我深深地爱上了这块土地，它成了我的家乡。那我就应该整天都想这个吗？

于是，等那位财政官员吃完午饭睡着后，我轻手轻脚地迅速从柜子里拿出西服，穿在身上，来到门口，路上没有碰到我认识的医生护士，然后我让门卫给我叫了辆出租车。对于我是逃跑病人还是来访客人他并不在意。

车往山下行驶，驶进一处平原地带，先是在草坪和果树之间穿行，之后钻进了长着参天大树的森林。阳光透过树梢在路上和低矮的灌木上撒下明亮的光斑，而后车子又经过一座小木屋。以前从小木屋到城里要走好长一段路，徒步旅行者回家之前往往要在这里歇息一下。现在，转过两道弯后道路右侧开始有民居出现，再往前一点，左侧就是山上的墓地。我们在山脚下的路口等绿灯，旁边便是当年就有的那家小杂货店，那时我总是很高兴光顾。还有一座希腊庙宇，它的前院在一小块开阔地上，两根多立克式廊柱支撑着庙宇的前檐。



通往施威辛根的路笔直平坦，路上没什么车，我们开得很快。司机跟我说他养蜂。我猜他抽烟，就向他要了一支烟。烟不好抽。我们很快就到了。我下了车，司机答应一小时后来接我，送我回去。

我站在城堡前的广场上。那所房子已经修缮过了。脚手架还在，但窗子已修饰一新，砂岩底座和门窗框都清洗得干干净净，就差上最后一道漆了。之后它就会像广场周围的其他房子一样漂亮，这些房子都是两层的小楼，很整洁，窗前种着花。这座楼里可能会开餐馆或咖啡馆呢，还是有人将在这里经营律师事务所、诊所或软件公司，不得而知。透过窗户我只能看见地上铺着纸，还有油漆工用的梯子、涂料桶、刷墙的滚筒。

广场上空空荡荡，只有几棵栗子树和一座卖芦笋的无名女人的纪念碑。我想起以前有轨电车的终点站就在这里。我朝城堡望过去。

我期待什么呢？期待着房子的门会打开，大家蜂拥而出，列队集合，互相鞠躬致意，然后笑着散去吗？

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一阵冷风吹过广场。我打了个寒颤。已是秋意瑟瑟了。

2. 沟里

事情就从2月的一个星期天开始。我和女友蒂丽吉特和她的儿子曼努在从比费德回曼海姆的路上。蒂丽吉特的女友从费海姆搬到了比费德，为庆祝乔迁之喜，她请我们去她家喝咖啡吃蛋糕。孩子们脾气相投，在一起玩得很开心，女人们也是谈兴甚欢，所以我们启程回家时，已是深夜了。

我们刚上路，天就下起了雪，大朵大朵的雪花，粘湿，厚



重。小路很窄，我们开着车穿过一片森林然后开始爬坡。这条路很偏僻，前后都看不到车，也没有车迎面驶来。雪越下越大，转弯时车身开始摇晃，车轮开始打滑，视线很差，我勉强能把车控制在车道上行驶。一直兴奋地喋喋不休的曼努现在一声不吭，布丽吉特紧张得双手握紧放在膝上。只有小狗诺宁若无其事地在睡觉。车里的暖气并不很热，可我的额头直冒汗。

“我们要不要停下来，等雪……”

“说不定要下几个小时呢，布丽吉特。要是我们被雪困住，那就走不了了。”

突然，我看见了一辆车，我能看见它，是因为那车的头灯开着，车灯照着路面，像道横障。我停下车子。

“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算了吧。”

我下了车，竖起衣领，深一脚浅一脚地踏过积雪的路面。那是辆奔驰，他们在一个转弯处错拐到了一条叉道上，想回到原来的路上，车却陷进了沟里。我听到车里响着音乐，是乐队伴奏的钢琴曲，透过蒙着一层雾气的车窗，我看见车内灯亮着，里面有两个男人，一个坐在驾驶座上，另一个坐在司机斜后方的座位上。这车就像是一艘搁浅的轮船，或一架迫降的飞机，我心想。音乐还在响，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然而旅行却结束了。我敲了敲前座车窗。司机把车窗往下摇开一条缝。

“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吗？”

司机还没来得及说话，另一位就往前探了探身，把后门打开。“感谢上帝。您进来吧，请坐。”他往后一靠，做了个邀请的手势。车里面暖洋洋的，散发出一股皮革和烟草的味道。音乐很响，他不得不提高嗓门说话。他转向司机说：“把音乐放轻点！”

我上了车。司机不慌不忙，慢腾腾地把手伸向收音机，找到开关，拧了拧，音乐声小了些。老板皱着眉等着，直到音乐完全



消失。

“我们的车陷在这里，电话也不能用了。我在想，这是不是世界末日到了。”他苦笑一声，仿佛不是他的汽车出了麻烦，而是他个人遭遇了不幸。

“要不要搭我们的车？”

“您能帮我们推车吗？如果能把车从沟里推出来，我们就能继续赶路了。车子并没有坏。”

我看看司机，希望他说些什么。说到底这件倒霉事是他的责任。可他什么也没说。我从反光镜中看到他在注视我。

老板注意到我探究的目光，说道：“最好我来把方向盘，格瑞戈和您推车，我们需要……”

“不行。”司机转过身。他面容苍老，声音低沉沙哑。“我来开车，你们推。”他说话有口音，可我无法断定是什么口音。

老板稍年轻些。我看着他细嫩的双手和单薄的身材，无法理解司机的建议。可老板没有反驳。我们下了车。司机发动引擎。我们用力抵住车身，打滑的车轮发出擦地的声音，气流将雪、松针、树叶和泥土吹得漫天飞舞。我们继续推，雪在继续下，我们的头发越来越湿，手和耳朵都冻僵了。后来，布丽吉和曼努也来了，我让他们坐到行李厢上，最后我也坐了上去。轮子终于吃住劲，猛一用力，车子出了沟。

“一路顺风！”互相道别后，我们就向自己的车走去。

“等等！”老板追了过来。“不知我要感谢的救命恩人尊姓大名？”

我在上衣口袋里找到一张名片，递给他。

“格哈德·赛尔伯。”他吹掉名片上的雪花，大声念道，“私家侦察。您是……您是私人侦探？那我倒是有业务给您。您抽空到我这里来一趟吧。”他翻遍了所有口袋也没找到一张名片。“我姓魏克，是施威辛根城堡广场银行的。您能记住吗？”



3. 职业就是职业

第二天我没去施威辛根，第三天也没去。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鹿角坡雪夜相遇和他的邀请使我联想到，人们旅行度假时经常相约日后重聚，但这样的重聚总是告吹。

不过，职业就是职业，业务就是业务。秋天的时候我帮腾格曼连锁超市调查女售货员的病假情况，查出一两个人泡病假。这种工作让人很有成就感，就像地铁检票员追踪抓获逃票者一样。冬天呢，就没什么业务了。情况就是这样，谁都不愿雇用一个70高龄的私人侦探当保镖，或是派他前往世界各地追踪珠宝失窃案。即使像调查泡病假这样的小事，一个开宝马车、配大哥大的从警察转行当私家侦探的年轻小伙儿，也要比一个开着欧宝老爷车的老家伙更让人信服。

并不是说冬天没有业务我就无所事事。我的办公室在奥古斯塔区，我对办公室进行了大扫除，给地板打蜡上光，将玻璃窗擦洗得一尘不染。我的办公室以前是个烟草店，现在的窗子以前是橱窗，所以玻璃窗很大。我收拾整理了瓦格纳大街拐角处的住房，还让我的猫减肥——它太胖了。我带曼努去美术馆，看墨西哥马克西米连国王被枪杀的史实，去莱斯博物馆看施威本海姆的山坟，去州劳动技术博物馆看电椅和电床——19世纪时人们就用这种方法消灭肠子里的绦虫。我们还去了苏丹-瑟里姆-卡米清真寺，去了犹太教堂。我们在电视里看克林顿连任总统并宣誓就职。我们去路易斯公园看鸛鸟，今年它们没有飞去非洲过冬而是留在了这里。我们沿着莱茵河一直走到海滨浴场，已经歇业的餐馆洁白，庄严，拒人千里之外，如同冬天英国海滨浴场的赌场。我骗自己说，我在享受，我终于在做以前想做而没有时间去



做的事情。

直到有一天布丽吉特问我：“你怎么老去买东西？你为什么不白天人少的时候去，非要等晚上商店挤满了人时才去？你想当不堪寂寞的老人了？”她穷追不舍：“所以你也到北海快餐店和商场去吃午饭？以前你可是一有时间就自己做饭啊。”

圣诞节前的一天，回家时我突然上不去台阶了，感觉像是有块铁压在了胸口，左臂疼痛，头昏昏沉沉，可奇怪的是脑子却特别清楚。我在台阶上坐下，直到魏兰德夫妇把我搀上楼，我们两家住对门。我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睡了一天又一天，连平安夜我也是在昏睡中度过的。一开始布丽吉特很生气，后来就很担心，圣诞节的第一天她就来看我，虽然我那时已经可以起床，还吃了她做的烤猪肉，喝了一杯红酒，可连续几个星期我一直很虚弱，每次稍一用力，就直冒虚汗，气喘吁吁。

“你这是心肌梗塞，格尔德（格哈德的昵称——译者注），而且不是轻度梗塞，是中度梗塞。其实你应该住院。”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朋友市医院外科大夫菲利普时，他摇摇头对我说：“和心脏这玩意儿可不能开玩笑。如果你惹恼了它，你就得翘辫子。”

他让我去找他的同事，一名内科医生，他建议从我的腹股沟插一根导管通到心脏。我谢绝了他的建议。

4. 匿名合伙人

巴登公务银行接待我的那位女士知道魏克这个名字，也知道这个银行在施威辛根城堡广场上。“维魏银行——维勒和魏克银行是法耳次地区历史最悠久的私营银行。七八十年代他们境况不佳，险些倒闭，可他们挺过来了。您不是要背弃我们投奔别的银





行吧？”

我拨通了电话，总机帮我转接。“啊，赛尔伯先生。您来电话我真高兴。今天或明天都可以，最好是……”他的话淹没在被捂住的话筒后面，而后他说道：“今天下午两点钟您能来吗？”

车道已经干了。道路两旁的雪已变得脏污。融雪滴滴嗒嗒地从树上落下，融化的雪水流进田边的垄沟里。阴沉灰暗的天空下，交通指示牌、护栏杆、房子、篱笆都在等待着春天，等待着春天来临时被人们刷洗一新。

维勒和魏克银行门口只挂了一块已经褪色的小铜牌。我按了下铜门铃，大门里的一扇小门忽地打开。大门是拱形的，入口处是石子路面，从大门往左有三级台阶，台阶上又有一扇门，第一扇门关上后，第二扇就自动打开。我走上台阶，走了进去，顿时好像进入了另一个时代：柜台是深色硬木的；从胸口往上是木制栏杆，栏杆边用浅色木镶嵌；厅里还放着一个齿轮、一只带研杵的研钵、一杆炮筒。大厅的另一侧有一排长椅，也是深色硬木的；长椅上有几只深绿色的丝绒靠垫。墙上贴着深绿色的闪光壁纸，房顶装饰繁复富丽，用的又是深色硬木。

大厅里很安静。听不到纸币的窸窣声、硬币的叮当声和压低了嗓门的说话声。在栏杆后面我既没看到留八字胡、头发溜光、耳后夹着铅笔、胳膊戴着袖套或上臂套着松紧带的老式银行职员——他们最合适坐在这里，也没看见他们时尚的现代接班人。我走近柜台，看到栏杆上尽是灰尘，正想仔细往里瞧，正对着入口的那扇门开了。

那个司机站在门口。“赛尔伯先生，我……”

他话还没说完，魏克急匆匆地从他旁边走过，向我走来。“您能来太好了。最后一个客人刚走，我们上楼去谈吧。”

门后面是一个窄而陡的楼梯。我跟着魏克上了楼，司机跟在我后面。楼梯的尽头是个大办公室，办公室用隔板隔开，里面放



了办公桌、电脑、电话，几个着深色西装、神色严肃的年轻男职员在工作，间或也有几名女职员。魏克和司机带我快步穿过大办公室，走进老板办公室，那里的窗口正对着城堡广场。他们请我在一张皮沙发上坐下，魏克坐到一张沙发椅上，司机坐到另一张沙发椅上。

魏克伸出手臂，热情地介绍说：“格瑞戈·萨马林也是我们家族的一员。他喜欢开车，开得比我好……”魏克看到我惊讶的表情，强调说：“真的，他很喜欢开车，开得也很好，所以上次你看到他在开车。不过那不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是负责处理所有的具体事务。”魏克看看萨马林，似乎希望他认可他说的话。

萨马林缓缓地点头。他约莫 50 岁出头，头很大，微微后倾的额头，鼓突的淡蓝色眼睛，浅色的头发剪得很短。他又着双腿坐在那里，表情自信。

接下来魏克没有马上说话。开始我以为他在琢磨说什么，可接着我又想，他的沉默是不是有什么含义。会有什么含义呢？或者他只是想给我点时间来熟悉这里的气氛？熟悉格瑞戈·萨马林？熟悉他？他在迎接我，请我到办公室，让我在沙发上就座时，显得自然大方，体贴周到，彬彬有礼，你会以为他是个灵活精干的主人或是上流社会的外交官或学者。他的沉默难道是个人的风格？是老式做派？是良好的家世使然？从他的样子看得出他出身于一个好家庭，他面目俊朗，敏锐聪慧，举手投足端庄得体。可同时他的表情又透着忧郁。寒暄或微笑的刹那间他的表情是愉快的，但旋即会被一丝阴影笼罩，整张脸顿时会变得沉郁。笼罩在他脸上的不仅仅是忧郁，我发现他的嘴角还流露出一丝愠怒、一点气恼和一些失望。似乎造化弄人，使他与命运的蹇幸失之交臂。

“我们不久要庆祝银行成立 200 周年。对我们来说这是件大事。父亲希望借此机会把维魏银行的历史完整地记录下来。现在，工作之余一有时间我就做这件事，已经有段时间了。因为祖



父曾经研究过银行的历史，还做了不少记录，所以我的工作并不难，不过这件事有个麻烦。”

他犹豫了一下，用手掠开额前的卷发，身体往沙发后背靠了靠，瞥了一眼端坐不动的格瑞戈·萨马林，继续说道：“1873年维也纳和柏林的股市崩溃。经济萧条一直持续到1880年。旷日持久的经济萧条使私营银行家们度日维艰，到了破产的边缘。那时开始出现股份银行和储蓄所。一些挣扎着度过了经济萧条期的私营银行家把他们的银行改成了股份公司，有些私营银行合并了，有些破产了。而维魏银行挺了过来。”

他又犹豫了一下。我耐心地听着。以前我可是个急性子，讨厌别人说话兜圈子。

“我们银行能够度过困境，不仅因为我的曾祖父、曾曾祖父还有老维勒家经营有方，还因为从19世纪70年代末起我们有一位隐名股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他一共投了约50万马克的资金。您可能觉得这不算多，可在当时那是一大笔钱。要编写维魏银行史，我就不可能不写这位隐名股东。可是——”他又犹豫了一下，这次是为了强调此事的戏剧性，“我不知道此人是谁。父亲不知道他的名字，祖父在记录中也没提到过他，我在其他资料里也没找到他。”

“一位非常安静的股东。”

他笑了，有那么一瞬间显得年轻而调皮。“如果您能让隐名股东现身，那就太好了。”

“您想……”

“我希望您能帮我们调查这个隐名股东的情况。他姓甚名谁，他的生卒年月，职业情况，家庭情况。是否有子女？是否有一天他的曾孙子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要分得他那部分财产？”

“隐名合股协议从未中止过吗？”

他摇摇头。“从1918年开始祖父的记录里就再没提到他。既